

虎啸第一峡

谈雅丽

风景壮美的「长江第一湾」。

赵庆祖摄（人民图片）



从云南丽江到香格里拉，我们沿着金沙江畔行走。大江碧蓝如玉，宛如一条盘绕的飘带蜿蜒曲折，温和舒展。金沙江刚刚在距此不远的石鼓镇完成了一个壮举：它与澜沧江和怒江，这两条在云南境内并肩流了170多公里的姐妹分道扬镳，掉头北上。这是闻名遐迩的“长江第一湾”。

金沙江流到两座傲然耸立的雪山之间，忽然有了性格的反转，也许是两座雪山的夹峙阻挡了她的去向，也许是她执意要在祖国大地上开启成为中华母亲河的漫漫征程，她从雪山夹峙中开始激烈穿越，在峡谷里撞击出轰隆隆的巨大水响。

我们到达虎跳峡，这个位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的峡谷。它是我梦寐以求渴望见到的“长江第一峡”。虎跳峡有3000米以上的海拔落差，比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还要深。从最高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之巅到海拔1000多米的峡谷底部，两座雪山“撞”出难得一见的奇、险、峻、美。

我们在悬崖边停下车，广场一侧靠着哈巴雪山余脉，另一侧是悬崖峭壁。我胆战心惊地俯瞰这座深嵌在雪山之间的峡谷，听到水声由上而下，激浪昂扬，如万马奔腾。一块巨石立在临水广场，书有“虎跳峡”三个红色大字。

在虎跳峡，金沙江的江面骤然收窄至30米，短距离内216米的落差，连跌7个坡坎，大江收不住磅礴之势，如虎长啸，跌落出壮观震撼的江水。虎跳峡全长23公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劈开蕃城斧无痕，流出犁牛向雨奔。一线中天作笮，两山夹斗石为门。”正如清人孙髯翁诗中所言，在这个晴美的上午，一道天堑横亘在我们的眼前。我俯瞰着脚下万丈深渊，但见怒浪拍岸，雪涛翻滚，心里紧张又激动。

此时大风疾吹，我裹紧衣服，攥紧栏杆和铁索，准备沿着悬崖边修建的“之”字形栈道，从高处走到峡谷底部。谷底的水雾向上升腾，如飞花四散，薄薄地润湿我的发丝。我顺着水声指引去触摸四溅的水雾，它却沾了我满身，搅动了我的梦境。

我曾经在视频中追逐金沙江浑浊怒吼的激流，不可一世的狂涛巨浪；也曾经看到黄河壶口瀑布，那里浊浪滔天，震耳欲聋，咆哮怒吼，骇人心魄。但此时的金沙江不同。它是另外一种清澈的激流，浪涛也被染成了雪涛，让人望而却步，流连忘返。

二

上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和他的探险队进入虎跳峡（当时称为阿昌果峡谷）。洛

克走完虎跳峡全程用了近半年。峡谷气象万千，时而云雾蒸腾，时而晴艳阳，给他们的探险带来很大难度。

我在书中看过一张洛克拍摄的虎跳峡照片：金沙江隐在巨石堆之下，高山悬崖如虎骨狼牙，森森耸立。洛克到达金沙江附近的村落，对当地周边的动植物资源和风土人情进行考察，他日夜与大江为伴，痴迷于这条大江，乐不思返。后来，他又乘坐飞机再次进行穿峡考察和冒险。洛克这样回忆当时场景：“峡谷里暴风狂啸，我们的飞机在暴风像一张纸一样地震动着，狂风把我们的飞机吹向哈巴山，我真怕飞机翅膀会撞击到盖着冰的峭壁。”

虎跳峡有三段，我们到达的是上虎跳地段。峡谷两岸险峰耸天，江面奇窄，越往下越能感觉到峡谷底部的怒浪翻滚，惊涛震天。

上虎跳是峡谷中最窄的一段，离公路边的虎跳峡镇有9公里远，江心雄踞着一块巨石，它横卧中流，如一道跌瀑高坎陡立眼前，把激流一分为二。江面最窄处仅有20多米，传说曾有一只猛虎借江心这块巨石，从玉龙雪山一侧，一跃而跳到哈巴雪山，故此石也叫虎跳石。

我独自下到谷底，震耳欲聋的涛声如擂鼓敲响。谷底建有一个圆台，挂满了风铃，一阵惊涛露出烟雾，击响铃铛，“叮叮当当”声不绝于耳。四周也是水蒙蒙一片，圆台边还挂有一串串风车，风吹得风车呼呼啦啦地转动。在谷底仰望，山壁越发显得巍峨而苍青。雨雾如丝，漫天飘扬，我隐隐听到一阵老虎的咆哮声，抬眼望去，见一只黄褐色的吊睛白额大虎，在向峡谷上游怒吼。我战战兢兢地靠近大虎身边，原来是一尊雕塑。这威风

咖啡馆迎来如织游客。

“端一杯咖啡坐在窗边，欣赏着田园景致，风从秦岭山间吹到脸上，工作的疲惫感立即烟消云散。”从西安市驱车而来的市民拓月很享受这放空的一刻，“‘悠然见南山’从诗中来到了身边。”

同样是被这份松弛感所吸引，2年前，在西安从事景观设计工作的王妮娜辞职来此创业。文艺范儿的桌椅、精心淘来的摆件、野趣十足的文创……她将所学专业融入装修设计，与众不同的咖啡馆很快走红，前来探店的游客络绎不绝。

“现在的农村生活方便，又有远离喧嚣的惬意。”王妮娜说，咖啡馆的卖点不只有咖啡，更有诗意田园的生活。

北接西安主城区、南依秦岭，长

安区被称为“西安的后花园”。近年来，依托秦岭北麓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一些村庄以时尚活力的新面貌示人，既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前来观光，也让许多青年来到农村创业就业。

走进长安唐村景区，古香古色、修旧如旧的村寨与旖旎的秦岭景色相映成趣。绿树掩映的几间民宿前，薄雾的苔藓从青石板缝里钻出，写有唐诗名句的装饰随处可见。

景区内一家名为“濛溪有诗”的咖啡店里，诗词集、文学名著等书籍摆满了几面墙，店员王娟妮正在电脑前整理一场读诗分享会的资料。

“常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朗诵，分享喜欢的诗歌，度过‘被诗词滋养的一天’。”从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王娟妮已在此工作4年多，参与

策划的各类读书会渐渐打出了名头。“有人文气息的美丽乡村，是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她说。

在黄良新村，村集体盘活村民闲置的宅基地资源打造了文化创意街区，已吸引到100多位青年前来创业就业，形成了村咖、民宿、手作、绿植、手工陶瓷等38家各业态商户。每到假期，村里日接待游客超过千人。

“现在，来农村喝咖啡、吃甜品、住民宿，在年轻人中颇为流行。”从瑞士卢加诺大学国际旅游专业硕士毕业的西安青年邓宁，去年将甜品店开在黄良新村，如今店面小有名气，每月营业额超过两万元。

借助互联网平台，小店虽开在村里，也与大市场连为一体。“我的父亲从农村走向城市，我又从城市回到农村。这是一片广阔天地，足以承载我的梦想。”邓宁说。

“诗与远方”的画卷在山间铺展，也让当地的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驶入快车道。仅以民宿产业为例，长安区现有农家乐及民宿418家，产业链带动数万人就业。西安市长安区副区长谢斌说，通过打造“旅游+文化”“旅游+农业”“旅游+民俗”等多层次、差异化的业态，越来越多人享受到乡村振兴的红利。

“年轻身影的涌现，为乡村旅游注入了新活力和新思维。”西安市长安区文旅局副局长王青说，如今在秦岭脚下，旅游方式正经历着从单纯游玩玩水到“看风景、赏风情、观风物、探风俗、品风味”的转变。

（据新华社西安电 记者陈晨、邵瑞）



游客在西安市长安区长安唐村景区内游览。 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秦岭脚下的诗意田园

伴着慢节奏的音乐，“瓶子花”咖啡民宿的主理人王妮娜熟练地研磨出一杯咖啡，双手为游客奉上清香。富有年代感的吧台旁，三两个年轻人在闲聊，间或摆弄几下面前的工艺品。几株绿植点缀身旁，一抬头，巍巍秦岭便映入眼帘。

正逢暑期，这家位于秦岭脚下西安市长安区黄良街道黄良新村的乡村

前，仿佛触手可及。一条人工开凿的石路在山顶盘旋，上是危崖，下临深渊，雷鸣般的江涛声鼓荡着耳膜，往下望，寒谷深渊，乱流奔涌，令人头晕目眩。我无比佩服那些在极峭之地徒步的背包客，他们战胜自己，获得与自然面对面的机会。

虎跳峡天生如此桀骜不驯，它是一只天虎，溢出的想象之外，在时空中日夜咆哮，永不止息。

高山大岭绵延不绝，大江大河纵横驰骋。虎跳峡是中第四纪或新第四纪时期玉龙雪山大规模上升过程中金沙江强烈下切而形成的。在《丽江府志略》中，清人孙似茗的《雪山赋》这样写道：“至于洞名虎跳，江界金沙，山既断而仍续，若若崩而转金沙。黑白辨双流，似涓涓之殊殊，甘冽咽仙液，较三峡而回差。莫不波冲玉笋，浪涌琼花。”当我离开虎跳峡，回望峡谷中的金沙江，江水盛开宛如琼花朵朵。

我一步一回头的望向玉龙雪山，忽然发现山顶的游云化为一尊微笑的弥勒佛，四周佛音缭绕，他遥遥对应于此岸的哈巴雪山。或许，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冰心散文奖、丁玲文学奖等奖项，出版多部诗集和散文集）



行天下

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城的古街边听流水，其实就是在欣赏一支悠扬动听的大自然之歌。水从上游通过宽宽窄窄的河床或慢或紧地流泻下来，不断地亲近拍打着两岸。水流发出的和谐音律，恰如这座有着千年建城史的小县城的历史回响。

从这座小县城流过的水，如同一群膝下撒欢的儿女。水滋养着居住在这里的世世代代，却也得到了应有的疼爱。她流经整座县城，日夜被精心地看护着。呵护一河流水是一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共护绿水得安澜。

叙永县城的水由南门河和东门河在城里一个唤作定水寺的地方汇聚，从此便更名为永宁河。河水汇聚在叙永，又匆匆奔长江而去，留下一条河环绕一座小城的美丽。

叙永古称永宁，河畔有一方“水流云在”的沧桑石刻，任岁月冲刷。这时候不经意地仰望，说不定就会看见，云朵在半空里凝神静听或深情俯瞰，一河碧波荡漾在曲折中从蓬菜、永和两座古桥下流经出去，摇曳多姿。水里倒映着两岸青山或是夜间的一城灯火，它们一同经历无数穿越，经过龙凤、天池、马岭和江门峡，越过无数滩高浪急，在百公里之外的纳溪汇入长江的宏大，水声也因此而激越。

作为永宁河主要支流的东门河，上游曾经坐落着全国五大硫铁矿之一的大树硫铁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哪怕是在10余公里外的县城，也能听到工人们日夜繁忙的喧哗与热闹。

到了本世纪初，国家下决心关闭污染企业，并在最近十多年，为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宏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石漠化、矿山环境恢复等综合治理。据专家介绍，现在每天都有4000余立方米治理后达标的石，在东门河上游一个叫湾基洞的地方注入河道，一路前行，融入“哗、哗哗……”的欢歌中。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不但大树硫铁矿所在的叙永县落卜镇整个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远近山坡也都人眼即是画卷，更有县城人经常在朝晖夕阴里，驻足在东门河桥上，观望群鱼力争上游，鹤群上下翻飞，泳友穿梭水波，荡起欢笑……

永宁河的另一主要支流南门

静听流水得安澜

刘光富

河，过去由于过度砍伐森林等行为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并时常伴有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声势浩大的泥浆直扑过来，汇入永宁河，仿佛要吞噬周围的一切。

居住在南门河上游大尖山村的村民陈奇吉说：“这些年，国家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在我家屋前后左右陆续植下的十几亩树和竹也茂盛起来了，草也跟着疯长。”他记忆中光秃秃的山早已不见踪影，山上树林茂密，山下河水已然清澈见底，各种鸟儿在林间欢歌，数类鱼儿在水里畅游。

禁渔期结束允许垂钓之后，早晚经过县城连接老城和新城的定水桥，不时看见垂钓者面向南门河的水面。钓友老胡说：“现在这河里的鱼儿真不少，一人一竿，半天钓起来一两公斤不是问题。”惹得我手心也痒痒。

闲暇时间，就着永宁河，选择街边摊位或是鱼兔书院这样的雅致场所，拿出一本书，泡上一壶来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画溪的茶，仿佛在杯中品味一片“绿水青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心安之处是吾乡。在居家的叙永县城，倾听或急或徐的永宁河水流经或宽或窄的河床、日夜奔流不息奏鸣出的一路欢歌，甚是惬意，不知又会惹得多少人羡慕。



静谧安详的叙永县城。

魏廷华摄

浙江玉环：

花海城中藏 风景别样美



本报（江甯）走进清丽典雅的浙江省玉环市楚门镇，这里有桥、有湖、有人家，一幅幅如画美景细述着悠久的历史、美丽的嬗变。游客可以来此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拍摄写真……

走在文房桥上，移步换景，只见河边白鹭栖息，偶尔一只轻舟划过，打破平静的湖面，荡起阵阵涟漪。走下文房桥，拐弯进入左侧入口，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美丽的花海出现在眼前，微风送来阵阵清香。“花海城中藏，风景别样美。”市民们在花海里徜徉，享受着假日美好时光。

楚门镇依托山水河湖等天然

生态优势发展“美丽经济”，美丽河湖、邻里中心、城市客厅、城郊综合市场、楚洲文化创意园、文创街区、美丽庭院等重点项目建设。游客可以来此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拍摄写真……

美丽城镇不仅让游客纷至沓来，还吸引了不少企业家、青年人回乡创业。当地构建人才发展生态圈，鼓励人才在此创业。“在这片沃土扎根创业，让人感到安心又舒心，我对未来充满希望。”一位回乡创业者说。

图为玉环市楚门镇风光。 于初摄